此庵講錄

成均講錄

監丞王維藏懶菴
博士蕭譜元衡太
貢監吳就恒立齋仝紀錄

先生陞監西班一生出問聖賢傳授心法與歷代大儒宗旨荅曰此問最善從來千聖相傳止得一箇心法大儒體認心法不一其旨如所云誠正致知愼獨主敬行恕各有本領總之要在千聖相傳處討箇真正端的譬之升堂入室者外來門戶四通八達各有

塗路。總祈同登堂奧而止。非心法之外。別有千聖不傳之秘也。雖然要看前賢毫釐差別處。此處看得的確。便能從前賢未着眼處討箇自己得力功夫。不然。徒向尼山行處行。亦非學問得力處。即如濂溪夫子。首著易通。以誠爲聖人之本。而程朱相繼宗之。已闡盡大學源頭。疑無復有餘蘊矣。然而仔細體勘將來。不先發明繼善成性之本。開口便要與人言誠。此箇誠字。從何處立得脚跟定。將使見理不明。自爲私欲竊發。豈非從一部大學中。第二義上做起。宜乎姚江

有致良知之一說也致知自合在誠正之前姚江恐人徒在事物上做活計故直從生人不學不慮處指點出一箇良字所以曰箇箇人心有仲尼又疑無復餘蘊矣而當時排擯者斥爲異學抑又何也蘇于持論孤絕是處叫學者看自巳本來面目所以得力者便見自巳性命根源不得力者便踏向空處語涉禪家者流便埋沒他一段有餘不盡之旨我今日爲諸友說破不在他處去求只在這幾句四書上大凡要討聖賢骨髓莫在那斷章記述上看須看他一筆者

作。便有分曉。論語是記述的。孟子七篇仁義與大學綱領條目。中庸天人性命之理。細細打疊。便有明白切當之旨。在大學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綱領。當曰何以不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善。而只在止于至善。明乎明德新民亦有至有不至也。卽以明德論明德。譬之鏡。鏡體無不明。是其善也。然有一澄如水。寒芒畢現者。亦有大槩光亮。而不能照及寒芒者。此明體之有至有不至也。此體質之分也。銅之清濁辨之也。然學問之淺深。亦有至不至焉。今有最上者。下[illegible]

剴磨一次可以明照數月其次開磨一次光明不過十數日若使三代以前之物亘須一經磨洗可以數十年不染塵垢由于歲月既深浮氣渣質久而淨盡故能常明不晴此即學問至與不至之説也故莫認定明德便是大學就是明明德也要止于至善之地新民亦此雖然不知何以能止故工夫先從知上去做所以八條目中緊緊提到致知方是親切下手處然這段眼目却埋在經傳之中又在何處討個真正了當在子思子原道一書子思以道原于天率于性

修于教而修之功不外慎獨只看那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便是吾人天命本體中和位育都從此畢具故由天命順說向位育便是外王從位育逆還之天命則為內聖雖然天地間道理有個真的便有個假的有箇戒慎恐懼隨時處中的便有箇儱侗豁達模做肖似的真正能此者豈可多得然而何以不可多得由于求道者多明道者少不能明道豈能行道坐此弊者只為自家看得太高不向人心同然處討消息不知智莫如大舜却亦從問察中來不然予智之

害障道不小。豈能拳拳弗失。以與中庸相依也哉。故

曰中庸不可能也。雖然打疊一副精神猛勉求去。如

易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窮通顯晦皆莫能

貳。方是體備中和的君子。隱惟之所以過求者只爲

不體貼于人倫日用之間。以爲宇宙間別有此一種

瀰滿天地之物。不知舍却子臣弟友。別無當人踏脚

處。此處一脚踏定。便是易。便是無入不自得。豈必求

之高遠哉。高莫高于鬼神。遠莫遠于鬼神。而總之一

誠可以相格。學者何憚而不求誠也。舜之大孝。武周

之達孝都只滿得個子臣弟友的分量于這分量中看得透就是舜文順做去也可就是武周逆做去也可而皆無戾于中庸也從天命說到此文氣愈說愈開愈說愈放却如何收到性命源頭處故引夫子與哀公論政一段極之于三達德五達道三近九經而歸本于一誠便是懇切着力處這個誠字是達道達德九經之本所以周子著易通開手便曰誠者聖人之本惜乎周子到此引而不發姚江到此發而未竟引而不發發之者其誰發而不竟其不流于空者幾

希矣。今日特與諸友指破要看宋儒不曾說出明字。姚江不曾說出善字。所以謂之都留有餘地也。子思子述至此。緊緊湊着自己關竅。恐人必不着眼。所以一手攄開。說道盡天下只此兩種人。不是自誠明。便是自明誠。何以謂之自誠明。我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何以謂之自明誠。我所謂修道之謂教者是。誠明合一。方纔了得修道分中事也。故下以參贊了誠明以致曲了明誠。曲字中有明字義在。此明一開。便有如神之智。而備仁智合一之理。與天命同其不已。故

可以體備至道之身。而講求帝王有天下者之事。以進而合之無聲無臭之天。方纔了得個誠明的責任。故知學問宗旨。當從明善做起。然這個善。還是逐節明將去。還是于大頭腦處明得去。若說逐節明去。則工夫不若是之紛。若說于大頭腦處明去。這個頭腦在何處。諸友請試思看。人性原是善的。孟夫子道性善。只此二字。便了千聖傳心之秘。中庸明善。不明到此。不可謂明。大學止善。不止到此。不可言至。明到此至到此。方可說個個人心有仲尼。方可曰人皆可以

爲堯舜也。故知道孟子性善二字。方可以談明善。會有孟子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方可以談明誠合一之義。王子擬庵。引釋氏之學。以證周子無極之理。先生曰。此間不得雜以二氏之解。且此圖一立。諸方衲子上堂。動輙打一圓相。盡皆附會于其中。安知不從此圖中竊將去。某此間則直指聖賢切近下手之功。爲當人本領。全用他不着。吾友若要壓倒釋氏。何不連周子這一〇也不用。更覺要貼。王曰。如何可以無得。先生曰。你看此〇還是未

有一畫以前的還是既有一畫以後的伏羲當日。只因馬上旋毛。劈空畫出一畫。又將一畫劈作一一畫。由一得兩。由兩得四。由四得八。由八得六十四。並不聞有太極之說也。無極云乎哉。至夫子繫易。方從伏羲六十四卦中。看出陰陽動靜之理。劈空道出一句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亦止有太極字面。並無圖象也。濂溪夫子。又從孔夫子太極兩儀中。看出陰陽動靜之理。畫出圖象。又從夫子太極之前。看出無極。亦猶夫子從伏羲一一中。看出太極。故知伏羲畫卦。是從

一畫順將出去。故遞衍至六十四。後人繫辭立象。是從六十四卦中。逆將轉去。故由陰陽而窮太極。自太極而悟無極。故亦能劈空撰出曰。無極而太極。是之謂易也者。逆數也。後來朱陸同異。只爲有此一○圖。便生許多辨論。二氏亦常執此一○以各樹談柄。夫予嘗曰。豈不知太極以前原是○如此。只是言語到這地位。便說不出。所以說予欲無言。子貢領會到此。所以曰不可得而聞也。悟得此。便知予所謂連周子這一○也不用。更覺妥貼。原不爾欺矣。

先生曰。吾儒學問。全要得個本領。如曾子當日。係聖門高弟。不知費了多少功夫。却不曾用到本領上。夫子却妙在不與他說破。到得摸索已極。功力持久。便如向岐路人指道。所以一呼便唯。蓋曾子平日功夫。全在之處做。夫子引向他到貫處去做。曾子如迷道人。一上直路。脫手便行。夫子又何容再說。所以便出。一時呼者呼。唯者唯。出者出。聖賢各各心中明白。門人却不知從何處說起。所以動疑。曾子却與他各人一個安穩處。說你不須過疑。夫子之道。直是忠恕兩

實。你們但向忠恕去做。便是腳踏實地。何必多疑。要曉得曾子是脫開一步。與門人說。非以忠恕作一以貫之也。若認定忠恕作一貫。何以曰忠恕違道不遠也哉。須知聖賢胷喝一聲。卻正在此。夫子說吾道。曾子說夫子之道。承任與不敢承任。和盤托出。若謂學問必有宗主。正抹煞夫子不得。夫子又將推尊之何人乎。聖賢分隔。正自要了了。學者切莫含糊過去。方有個入路。

先生以明善立教。與諸弟子互相發明。監丞王子梅

庵進曰。學者先要認得此心在腔子裡。先儒有不能守一鍾聲盡者。亦有不及半炷香久者。而况今人乎。先生曰。此論卻好。這個腔子。卽是要着實理會。若以此身作腔子。如今死了的人。何常無腔子。心又何常在腔子外。然卻不能說話。若謂此身一死。心亦隨死。何以精誠所格。呼吸能通。如在洋洋。誠不可掩。故知腔子二字。不是在血肉之軀上。討得消息的。此處不明。何云明善。此善不明。何能誠身。諸友切莫錯會。

示李太學

子之所見大都落儱侗一邊如釋子之所謂豁達空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並所謂生住異滅爲循環相也噫悞矣予言吾學如月之在天諸子如川之有水倘眞能如百川淨盡萬里長空都被一水攝住只怕風波搖撼水自不寧尚能與月相涵泳乎此種風搖有在遺外者欲障是也有在道內者理障是也總之皆爲心中有箇月在比如子言萬緣俱放下今還放下了否又云勿與外物交今還與之交否又云一念未生前善惡都不見此語最是殺人要曉得見那一念

未生之前。早已生卻一念了。便是善惡根本。若眞眞一念未生。豈尚有惡在、卽如一盆淨水。內無渣滓。外絕塵擾。尚有不澄湛者乎。此幾落于善惡混之說矣且旣見到一念未生以前。何以又道生在一念後耶。而且與滅爲對待之理耶。此處說無言。稍有一線。若使未也。夫子終日與門弟子嘵嘵不休。何得無言。所以只得存此一念罷了。予敢抹殺欲字耶。

示平陽李太學 丕隆

子之學問。恰有會心。葢繇平日于禪宗中。求個光影

所以一經撥動便牽出許多絡索吾儒眞實以斯道爲己任便要把自己心中淘洗得乾乾淨淨如美味不盛于褻器黃流不注于瓦缶若不將平日自己心中曉得的自己口中說得的一切都消化淨盡豈能明性善源頭即如子云此心只要常在腔子裡請問將甚麼喚作腔子又云時時體認還體認個甚麼且體認者何物爲我所體認者又何物豈非心外覓道理耶若謂心外有道理分作內外兩截若說道理在心內依舊儱侗此處正好討箇明白此處若明是爲

明善此處不用處處者是景響

示山右董太學楨

子蓋有心此道者。只是胸中也染有釋氏之糟粕。而于先儒誠正之旨。過生仇若。不能別行一路。透出自己本地風光。即如子云。心渾淪。意堅變。一時動著此中自是一派覺生處。還問吾子。既曰覺矣。尚有昏的覺否。覺既不復有昏的。又曰從意之動著而生。是意能全體發見。一切現成了。何以又欲先致之也哉。致字豈是不費力的。此處未透真際。遊惟乎把帝王聖.

賢分作兩項了從古真帝王豈在聖賢外從古真聖賢那有不擔荷帝王之任者須猛着功夫求之

二月二十三日陞監學者做功夫先要討個聖賢的受用若不得他受用縱衣冠言動堯步禹趨終是個腐儒一些經濟也沒有蓋由源頭上不甚明了便不得顯出自己實落的受用即如古人所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若使不識東風面目安能見千紅萬紫盡是春光即今萬紫千紅那一年來誰人不見問他春光何在都向樹頭樹底去覓殘紅豈

能使春意現前。毫無障蔽。總因不識東風面。故將光景付無邊。諸生切莫草草。先儒所謂要尋孔顏樂處。正是此意。

一生問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請問孝弟之外。別有聖賢學問否。先生曰。此真正聖賢近裡着己之學。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從來仁之道大。盡論語一書。發不了箇仁字。却在孝弟中收攝完了。豈孝弟之外。別有聖賢學問。此孟子所以云。孝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旋詰生云。子還是問書言。還是問功夫。可將

子見陳來生對如疏註先生曰此是歷來訓詁皆然學者却要于訓詁外討個下手本文現有兩字切莫被註疏瞞過夫子他日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行兩字最要着眼夫子當日示人却由行後說何文本監今日示人却要由文上說到行何也葢由夫子設教之時諸弟子無行不與做實落功夫者多如今人脚跟未定一日功夫未做從童而習便是語言文字上走却不知聖賢語言文字原是教人身體力行若能在文上討出聖賢教孝教弟

之心方是學文以此實見之行自與聖賢不相違背。只看成童舞勺之後那一日不是學文的事只是要善學文故以一行字勉子之功以一文字廣子之見勉子之功使之誠身廣子之見是為明善。

一生問顏氏克己復禮與為仁由己兩己字是一是二。先生曰此問大有關係從來聖賢教人絕不一尸兩快這箇己字是意必固我之己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己世人只為將此己認得太真遂覺于己的十分愛惜不干己的便度外置之本此一念行將出

來。都是利已不利人的。爲已不爲人的了。那得有禮若是功力堅定。克得此已。便如鐵壁銅墻。一朝打破將使天地間。那一物是已的。那一物是人的。天上天下。無大無小。無一草一木。不是當愛惜的了。人已障除。何等有禮。萬物皆備。何等至仁。然這功夫。豈是甚難的。若能立地悟去。即能立地完成。所以說。一日克已。天下歸仁。這等看來。莫把這已。看做自私自利的。執着便成障碍。克着便是聖賢。除却此身。別無此理。爲仁由已。豈區區在人身上。日尋利濟之事。顏氏子

禁此。覺得痛癢切身。遂請問其目。夫子說。禮之不復。己障之也。己之不克。又非禮障之也。故欲求克己。仍就把禮去制他。除卻視聽言動。別無己。除卻四勿。別無克己功夫。顏子平日。做些學問的人。一向守著屢空。墮在無事邊。一聞此語。便覺從前苦于無事。今日卻有從事處矣。所以說請事斯語。生又問非禮勿動動字。還在內。在外。先生曰。功夫說到這裡。無論動字說不向外。連非禮也不在外求。學者暗室屋漏之際。若不時時打點箇非禮二字在眼前。一時促與非

禮相値。豈能照顧得及。故知求誠之學。莫先于豫。四
目皆從豫事得來。安得不求明善。

一生問平旦之氣。先生曰。孟夫子善于接引人。有兩
處。一是以情言性善。一是以氣證心良、情字是從性
體上。順看出爲善的種子。氣字是從平旦後逆看出
靜夜的天心。此氣養得厚。便自浩然。

一生問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在舜當日。何以不執大
杖則走之義。先生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萬章引證。
語多不經。孟子只借他這一段。發出舜的誠信。在學

者看書、不須膠柱鼓瑟。在儒者明善。不可不把耒當大舜實事做。方能自處人父子骨肉之間。

示趙太學 雲程

子可謂善于體認者矣。其曰善者性之本然也。不善者。非性之本然也。非勉從于聖賢之教而云爾也。又曰。學者之于不善也。雖刑議不及。而勢有得爲。而吾心自不爲。而後爲得其本心。俱說得切近真實。然要曉得究竟是聖賢之教。若不身在聖賢教中。何以能刑議不及。勢有得爲而自不肯爲。即使果真不由、聖

賢之教而使然。亦只是箇善人罷了。此吾夫子所以
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也。故知學者。當以不由聖賢
而具足者。明吾善之本體。以必由聖賢而後純者。切
吾善之功力。纔做得到誠上。且中間亦有說得不妙
處。如高告子之論則曰。人生而靜而上。一物不着。安
有善之可言。此語所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者也。且
予未能親見人生而靜之上。若使親見。知予必將曰。
此處一物不着。那得不善。故知凡善字。俱對不善而
言。惟孟夫子此個善字。如皎日當空。羣陰盡伏。亦說

向于聖未生以前。萬善不立以上。絕不與不善對。豈可曰既無不善矣。又何有善。故知子若覩見及此。又必將曰性既無不善矣。又安得有不善哉。明不及此。無怪乎走入孟子情上去了。子亦知孟夫子情字。是萬不得已。爲執迷不悟者。因指點月乎。明到此。方知今人之怵于刑。畏于議。束于勢。而不敢爲不善者。雖非自然。却是他自然處。正見爲性善之源本耳何也。爲他有怵字畏字束字在。克此一念。即君子之終日乾乾。夕惕若。正是求誠緊要功夫。而反以爲中人以

下之事耶。

初六日陸監。一生出班。自陳所疑云。子貢是聖門高弟文章性道。可聞不可聞。還是悟後話。是未悟前話。

先生曰。學者看古人書。都要打轉在自已身上。試將此章書。自已體認一番。麓論語家語。以及五經删訂。何處不可聞。何處不是夫子之文章。若就論語中。單提半句。着實理會。行經漢唐宋明諸大儒。詮釋不了了者。豈非不可得聞。又何常在這幾行書本之外耶。

一生問子張是聖門高弟。何以去干祿。夫子告以祿

在其中。又是如何說。先生曰。聖賢言句。有當求之玄奧者。有不必強泥之玄奧者。即如此句書。夫子原在言行邊說。除却言行。便無學者真實下手處。就指寡尤寡悔之中。若將中字。過泥在心裡說。是反將言行看輕了。豈是夫子立言之旨。子張平日學問。在外者多。在內者少。是他之所學。足以干祿。且干祿二字。原非不好的字面。即如詩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干與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弊病在以字。此處弊病。在學字。俱非在干祿二字邊也。夫子看得他受病處。在聞

意不廣。即此干祿之學。早是尤悔之根。所以進之者且闕慎。則自家先立于尤悔之外。不必干祿。而祿亦在寡尤寡悔之中。平常把上六句看得重。將下二句。看作過遞文法。大非本旨。上六句。是說箇大槩。下二句。着實打轉在言行上。討箇寡尤寡悔。尤悔都是好字面。人若把這尤悔兩念。都一味放開。何處是希聖希賢的學問。易之為道。吉居一而凶悔吝處其三。夫子韋編三絕。僅可以無大過。自有生以來。尤悔是那一日去得的。只寡得幾分就够了。學者今日反觀這

彝倫堂中講學的。還是干祿的。不干祿的。平時言行。還是寡尤悔的。還是不寡尤悔的。我這裡不管你干祿不干祿。只教你向聞見邊求個言行的本領。從言行邊。求個寡尤寡悔的實際。莫徒在文字上作活計可也。

先生曰。學者先要自家占個地步。方有進修功夫。即如前日。與諸生講見賢思齊一書。須必我是個賢者。方能見得賢與不賢。若我不是賢。無論不能見人之賢。即使見得。也只肯取法他。何以云思齊。思之云者。

却所云望道而未之見也。向來只說我是賢者。不想又有賢過我的。可見義理無窮。已精益精。已密益密。勢必與他齊等纔罷。要曉得齊得他時。更有賢于他一等者。我又要思齊之矣。此兩個賢字。都是賢于堯舜之賢。不賢與不善不同。有了賢者。就顯出不賢者。如所云差却一成。便低了許多。非所云不才不肖之謂。所以須自省。若是不才不肖。自是做學問人所無。何待內自省乎。故知不特思字。內自省字。不說向外。連兩見字。亦不說在外面。都從身體力行中。看得微

細分別是如此。若平日不能明善。毋論賢之力量不克。我不能別。卽使賢者在前。亦教當面錯過。還能一見了然乎。雖然。也須我眞正是箇聖賢路上人。方能占得地步。若平日功夫不純。學力不到。一口咬定。說我是個賢人。卽此未賢謂賢之心。早已非聖賢門內人矣。故學者當以我是賢人。爲繫藉聖賢之心。恐我未必眞是賢人作進取聖賢之事。舉一切好名好利。好戲色嗜慾之念。都打轉向明善邊來。此邊念重。則彼邊念輕。自然以大賢自命。而有不誠身者鮮矣。

□月二十三日陞監。學者做工夫。要去兩重貼身之病。一者自視太卑。謂天地間聖自是聖。賢自是賢。凡夫只是凡夫。如何能做得聖賢的事業。不知從古大聖大賢也只是個人。非于當人之外。加得毫末。要知堯舜人人可為。仲尼箇箇人心都有。只怕我自己不肯承當。便為自暴自棄。一者自視太高。謂天地間無非只這箇道理。我也會說得。我也會行得。我胸中也有箇靶柄。由此一聽人言。且不理會言中之意。如何身體。如何力行。先以自己意見。檢別言者。意見少有

不合。便起異同。且言者譬之以果啖人。止須適彼啖者之口。而啖者反不尋思滋味。却去分別此果根本穩否。此所謂以睥睨傲物之心。障聖賢之道。是千牛難拔之病。雖在大賢。亦自不免。子貢比方人物。正坐在此處。註云。較其短長。未是。蓋子貢聰頴明辨。自視不在人下。故每以人來況已。又以已去比人。覺得多少人不如我。夫子所以直向他熱閙處。當頭一杓冷水。說箇賢乎哉。我不暇。直將子貢平日。自賢自勝。處處放開自己。照顧別人處。一針穿破。故于他日又把

回來比試他。意蓋謂你平日方人。覺得人都未必如你。你試自想。與回孰愈。妙在夫子此時取一個極勝他的來當面考覈。他便冷然自失。說到何敢望回。夫子說。你也曉得弗如。即此曉得弗如。便是子大有醒會處。分十分二。子貢知解不除。夫子也不照管他。只要他個何敢望三字。便把勝心揹破。本監謂若在今人。必曰何敢望回。只是我胸中也各有幾分。自家做得個主宰。豈肯如賜之以分數相差等。而不肯毫忽自爽也哉。

又曰。昨試萬紫千紅總是春。原是講學時。與爾諸人說過的。此是宋儒的見春風面目。親切言語。奈何無一說着者。本監因自賦曰。眼前生意徧天涯。滿却春宵那一枝。信手拈來香片片。當陽拈出日遲遲。每從林外通消息。不向人間覓鼓吹。寄語草堂咏歸士。年年須看未開時。頌畢。良久。謂諸生曰。本監雖是如此說。就中倘有個具眼的。出班來問。怎麼是未開時面目。便是會討消息的了。一生出揖曰。萬紫千紅總是春。與孟夫子深造之以道章。意旨何如。先生曰。微有

小別。詩是直指自家當下悟後之語。孟夫子是歷指學人功力次第之語。子蓋爲取之左右逢源一句。與萬紫千紅總是春。是一個文意耳。生曰。唯然。先生曰。也難得子理會到此。要曉得這事。非是引書說詩。來比喻得的。卽使比喻得上。也是孟夫子的。拏來兩山撮合一處不得。爲其非子自家胸中流出也。

一生出問。何以謂之三根椽。先生曰。子是問椽下事。是問此三字。生曰。見禪家有此三字。門生不知。先生曰。此非奇特語。是序述他做工夫的苦處。說三根椽

下七尺单前。不肯一時放過。若問倸下事。便非子所當知。生復請問楞嚴之旨。先生曰。長安市中。多少講堂法席。子不去聽。却來此處問本監。且莫論這彝倫堂上。一些用他不着。卽在彼法分中。亦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不得到此處來問。生欽揖而退。先生對諸生曰。也難得此生這一問。正好借這機會。與諸生說說。學者自成童誦習。便念學而時習之。聰明既開。便曉得有聖賢兩字。為甚麼。却要走入在二氏邊去。蓋為聰明既開。不用以體認聖賢。却去貪名求利。縱欲

角智只讀聖賢之書身背聖賢之訓清夜戻心發見便覺得平日所行種種都是罪過生怕日後真正有箇閻羅天子揀賍罪孽便把閻羅天子作箇極利害的只有這些和尚道士是到他跟前說得人情的不知人情只能動得罷軟的人不能聳動那利害的人且無論動他不得即金銀滿貫延請僧道作九晝夜水陸道塲可以聳動得他恐我先師在天亦必不肯叫他放過以爲不善者戒有等伶俐的却不在因果邊討懺悔以爲天地間真箇有神仙有菩薩相者求

之陰陽服食。精者求之打坐叅禪。不知陽明先生。曾有言曰。凡今之言結胎。言出陽神。言拔宅飛昇。言尸解脫化。皆仙道之所謂旁門。而非清淨本然無為玅相之旨也。言破壁空行。言一葦可渡。言坐脫立亡。皆善知識之所謂神通。而非佛法的的意也。粗者勿論。即使求其精者。謂真有禪可叅。不必別尋話頭。即在吾儒中。拈出學而時習之一句。晝夜尋思。學個甚麽。習個甚麽。之處是個甚麽。如此思維。果能時時不斷麽。即此一言。便發爾諸生。三根椽子下。坐卧一生去

豈吾儒聖賢理道之外。別有叅禪道理耶。此種人。皆由不曾明善。既不明善。則所行自然未必皆善。如何冉得誠身。此身不誠。退容反觀。自然害怕。安得不走向二氏門頭去。若使明得善源。自然不做那不善之事。即使未必盡皆能善也。少不得是寡過一邊人。管取臨死之日。自然妥貼貼的。不必求僧。不必求道。天堂無則已。有則必登。地獄無則已。有亦不到。得我分上。此夫子所以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何必以吾儒真實學問。而反向外馳求也哉。且

今日見禪家說玄說妙。便思以我意見邉着作。附會他去。至于他們真實苦行。則一毫不肯去學他。卽如他們在講席叅堂之中。見了和尚便要磕頭。一有啟請。必恭必敬。卽使當面數十頓痛棒。還要去捧下。領略他宗旨。若使吾儒一言不合。便成障碍是非。誰肯必恭必敬。今日講堂人。明朝造語客。哀哉。聖學之所以不絕如縷也。總之不能行恕耳。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此是的的親親明善一句。然豈是明了便能的。却要反求諸身。以盡誠身道理。便是求仁之功。然這

功夫却難。須是勉強行將去。夫子之告顏子者曰。克已復禮。要知只了得個恕字。只完得倆強恕二字。完得此二字。便是仁了。故曰。求仁莫近。所以他日說。終身可行。其恕乎。可見今日人。要占他二氏的玄要處。不盡他二氏的辛苦處。要取他二氏的宗旨處。不肯取吾儒的正學處看來總只是不恕。總之叫不能明善。

四月初一日陞監。易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本監自講學以來。不曾耳提面命。而諸生中。尚無有一人。

肯山來承當此事者。固知昔人之講學。童蒙求我也。本監今日之講學。我求童蒙也。求之何爲惴惴乎周孔之道。姚江歿不得其傳也。本監爲聖道求人。爲周孔求人。爲周程朱陸求人。爲姚江以後求人。而又豈敢憚焉。

又云。本監之不肯與諸生談二氏者。以吾儒中庸之外。別無二氏之學也。除却周易一書。別無丹經立脚處。除却無極而太極。別無禪林向上一路處。除却盡心知性。別無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處。除却夭壽

不貳。亦別無三種丹仙。性命雙修處。蓋學二氏者。只做得離境去俗的功夫。一入俗緣。便生粘帶。學吾儒者。就在應事接物處。得箇本領。所以用處都圓。故吾儒一息打轉。便做得二氏的極頂事。二氏一出山齋。急忙做不得吾儒家常事。

夫子云。攻乎異端。蓋不指老釋說。吾儒有吾儒之異端。老釋亦有老釋之異端。其所云旁門。云外道者。是也。天下理止一是。別無第二種學問。中間差不得毫釐。若是毫釐有差。便當天地懸隔。所以學問同異。不

于究竟。但于發端。端倪少有不同。便是于本分道理之外。別立意見。故曰異端。仔細看來。講學堂中。多少見地不合。也只是去箇異字不得

一生。出問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意旨如何。先生曰。此箇端字。與異端端字不同。彼是差別處。此是互見處天下凡事。俱有兩端。即吾人一念之起。一言之發。皆有兩端。此箇兩端。自隱惡來。便单屬善上。執之者。所以用之也。人只知舜之妙在用處。却不知舜之妙在執處。一箇執字。却有分別。如子莫執中。夫子何執

所謂不當執而執。以執着心得道者也。虞廷十六字不外允執。武周父子相承。不出執敬。即如運規成圓人只知得圓處。無少缺陷。不知中心扼定。不移分寸方能運手立成。若少有所移。便不能圓滿如法。然要曉得用了便休。若着在用處。就是大舜之中。也少不得成子莫之執。故未用以前。不可不執。既用以後。不可再執。故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學者但于兩端處。執得分明。冐取用處。無一不活。

又生問。夫子叩其兩端。與大舜有同異否。先生曰。此

問絕妙。大舜是用以治天下。故要執。執者不問之民而我自提掇之也。夫子是思以教天下。故用叩。叩者不執以我。而就彼闡揚之也。不問之民。則端不開于民。故得個用處。至于叩之鄙夫。則端已開自鄙夫。不把他淘洗得乾乾淨淨。便是渣滓。即如覆鍾傾水。縱一滴也不留。而水痕未消乾了到底有箇痕跡。須是連水痕也沒得。方還得他空鍾的本體。是何也。以他來問時。胸中便滯得個影子。雖是空空。却如水痕落盌。一月當天。鴈掠雲霄。影留碧海。何常不是空際。却

虛空際處。不得乾淨。所以要竭得他一絲不着。方能直透根源。立見自己本來面目。方能妥貼不疑。不然一點未融。驟與道破。終不是他自家悟出。如之何其可也。此處見地。或是吾友信得到的。却有一緊要關鍵。吾友未經着眼。却在何處。一箇是大智。一箇是無知。有舜之大智。方做得孔子的無知。必如孔子的無知。方纔做得舜的大知。中天之時。把舜看得恁樣濬哲文明。春秋之世。把夫子看得恁般莫究莫殫。無所不知。却不知一箇在愚夫愚婦。邇言上得來。一箇在

空空的鄙夫上叩出。那一毫是自家的。今人只解把自巳的知見來發揮人。却不能自巳掃除得空空洞洞。虛巳受人。舍巳從人。即有所求。便要叩訪那最上一層。多聞廣記。絕不肯向愚夫愚婦。空空鄙夫邊。討箇消息。反覆看來。只是個放自巳不下。

示彭太學源

吾友天資敏妙。所著詩辭。輙有掠鴻秋浦之意。因事繁不及竟讀。大約無甚病也。獨是詩餘一道。較之作詩。可以縱情寫意。其快人筆性。較易于詩而按譜誠

戲轉韻起務。則難于詩。蓋以詩止有韻而無譜。此道則每題各有前人之譜。中將入聲派在平上。故名曰三聲歌。若宜上而平。宜平而上。固不可也。同一去也宜上而去。宜去而上。亦不可也。其最宜辨者同一平聲。而陰陽不一。宜用陰字。而誤用其陽。宜用陽字。而誤入于陰。必不能發響。此務頭之所由起也。故其道命曰塡詞。謂其平上去。作平作上。俱有一定之格。但以文辭塡上去耳。如此塡得最熟。自于音律之上。能辨宮商。復于宮商之中。能分正變。方能自我命題。自

我作譜。而與性情通也。學此者。須知散音之道。與性情通。性則自靜。靜中豈有淫蕩之聲。性則本善。善中原無鄙猥之理。其爲淫蕩。爲鄙猥。皆所爲性之戾氣。而非性之本體也。大約生乎其情。不知情原可以爲善。但有淫鄙。即反之性初。久久滌除。自成人生而靜以上。縱一時流爲觸景賦情之句。其根本已無大差。枝葉自無他病也。愚事此道最久。徧訪知音律者。互相攷訂。乃得窺其一斑。敢爲吾友備悉言之。而使歸宗于性情。益謂吾友。莫縱情而累性。當率性而制情。

吾人身分中，尚有此二字未曾打透，其何能使善源明了。反求諸誠，縱使爲絕代才人，終是鄒魯墻外漢。而况此善，又人人合下具足，與堯舜周孔同體共貫。推卻不去。擔荷即來者乎。吾友即于搦管拈鬚時，想我此情，從何處起，淫者其誰縱之，縱者其誰收之，自當置筆大呼。立見一念未動以前之面目，便是大儒。不僅僅騷壇詞客而已也。因贈之以詩。詩曰。

南歸莫道路無涯。笑折前途堯李枝。別我不知精力倦，還家始覺步行遲。馬蹄踏處青山近，村酒沽

來暮雨吹。便是出門好光景。依然芳草辟雍時。

四月十三日陞堅。諭諸生曰。千聖相傳。止此一理。須由學者自悟。非可言傳。宋儒有言。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湯文周孔。疊以是傳。所謂是者。何所指耶。只須學者自覺。猛着精采。極力覷破。纔是。若教本監爲諸友一口道破。諸友必不肯信。所以夫子曰。篤信好學。又曰。信而好古。諸友能自信。方能自悟自解而自得之。然自得若非深造。其何能一驟而通。故深造須在平時。貫通豁于一旦。切莫自障虛靈。向別人喉下

討氣。

一生出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云未發是中。中節是和。用戒慎恐懼的工夫去致他。便可位天地育萬物者。有云不先戒慎恐懼。何以知得中是大本。和爲達道者。二說不知孰是。先生曰。兩者俱病。都是從未發處割斷。一止看得後半截。一止看得前半截。見後半者。謂中和必由戒懼而致。見先半截者。謂中和必由戒懼後知。都是理外說理。本監曾與爾諸友道。此章書。順看是外王。逆看是內聖。當初亦未與諸友究

竟其說。蓋以未發是天命的本體。看得吾人在在處處。事事物物。皆有未發時氣象。此個氣象。在未發時。便、與維天之命。同出一源。率出便是教。何曾須臾離得。固知吾人自率性後。處處都落覩聞。而所不睹。所不聞。處處俱在。即如彝倫堂上。面面相覩。口口相聞。而諸友意中之所思維。與口中之所擬議。還覩得聞得否。所以不可不戒慎、不可不恐懼。以慎夫隱微之獨體也。然豈是抱空守寂。在人情事物之外。除却喜怒哀樂。別無人事。然此四者。各有未發之時。此時空

空洞洞無少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故謂之和致而極之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豈非治平眞本領故曰外王若從位育經綸推本到中和上又從中節推本到未發上工夫全在戒愼恐懼邊得力所爲須臾不離以滿修道之事而還率性之本來便合天命之本體豈非內聖之學乎然而中庸本說喜怒哀樂宋儒又添出愛惡欲爲七情何也中庸將愛攝入喜樂邊將惡攝入怒哀邊至于欲字則該括在四者之內以四者皆本于心之所欲也故知喜怒哀樂

是用。其未發是體。喜怒哀樂是事。其未發則理。聖賢學問理事全彰。體用不貳。故知喜時無怒。哀時無樂意。各得其正。所以有中節之和。又要知喜時未嘗滅怒心。哀時未嘗遺樂意。故極快心時。突被人一掌。則起怒。人臨死時。哭極其哀。死者氣轉少甦。則哀轉爲樂。各不相碍。故亦爲中節之和。所以先儒云。看未發時氣象。在疑者曰。未發時有何氣象。不知此二字絕妙。草木當秋冬之時。有何象在。而氣實蘊隆。所以一逢春來。便爾太和敷暢。又譬之樓臺殿閣。是形象。

不是氣象。海市蜃樓是氣象不是形象、學者但反當人之身。把喜怒哀樂未發時。看到蜃樓海市。則氣晝象空頓現一大海水。無涯無泡之體。風帆檣楫。星斗雲山。無限天光。游行自在。而有不洒然自得者哉。

或曰。內聖外王之學。若是其分乎。先生曰。內聖容有不外王者。外王不可以不內聖也。故內聖能備外王之理。外王須盡內聖之事。其于本立也。從闇然說到潛伏。從人之所不見。說到篤恭而天下平。是由內聖說至外王。又從篤恭說到聲色化民之末。從聲色化

民之末。說向無聲無臭之天。又是從外王說向內聖。而皆備于闇然日章之君子。安見吾儒分中。無內聖外王之事。而欲爲之割裂也哉。

四月二十五日陞監聖賢爲學之道。有本體有功夫。千聖相傳。都是功夫邊事。至于本體。則非言語之所能傳。只須吾人自己覺悟。比如虞廷十六字。止得道心二字。是指本體。究竟亦說不出。止就那極細極玄處。說個惟微。而亦不能指何者爲道心。故知道道心二字。亦是于本體上。強立名色。人心則從道心對看

而有以人心說在道心之前者。要知天命以後。處處都落在人上。處處都住在危邊。而道心之緜緜若存者。僅微乎其微耳。是以貴乎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除却道心二字。都是說在功夫邊。只爲本體不明。所以要着許多功夫。以求復還本體。若能直從本體上。一眼覷破。功夫便多少省力。所以教人先明善也。其餘六經所在。無一不是做功夫的事。至于易之爲道。從乾元以後。都是功夫。所以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于坤元。則稱至。以坤之資生萬物。便要以陰體陽。

以地法天。便要做工夫了。故大哉二字。無功夫。至哉至字。便是從功夫裏出。而究竟乾元二字。亦止能極其稱贊。不能爲千百世學者直指出何者是乾元本體。周子推原到此。只好圖畫一〇亦不能名言之使者也。諸友試自求之。

馬生進阜出云。往在都門。領舊館師。管先生名鼎之指。云乾元在坤元裏。初不能曉。今領宗師之訓。尺覺此旨豁然。先生曰。此老曾會談過來。蓋亦精于玄學者。彼竟指後天之氣。陽在陰中也。先天之旨。陰從陽

判陰在陽中後天之氣陽落在陰裏從真陰中認出真陽種子故知陰在陽中功夫無處可用全是本體陽在陰中要在陰中認取陽氣不由功夫得乎

賀太學艮弼以妄心易起欲念欲除著爲說以請並將易之終日乾乾詩之小心翼翼書之欽厥止禮之無不敬求如古人箴銘之義以求發明先生判之曰終日乾乾志精守專或飛或潛無黨無偏乃見天則是曰乾元　小心翼翼惟簡惟易動靜合乎理事不貳是曰天載乃建皇極　欽厥止惡可已四勿請事

克己復禮。乃合天德。養其大體。　無不敬。克作聖。勉近自然。無動無定。是爲天心。所以立命。又曰。爲學須有本源。本源既得。隨處皆有作用。況夫習染既深。那得妄念不起。情緣種種。豈能使欲念不生。古人不怕欲念來。妄心見。只怕理念不切。真心不能見前。但使理念純熟。天真湛然。任他欲念與妄念。都來這裡拱手聽命。即如諸葛武侯。能使魏延不反。姜維非無武侯作用。却到不得武侯本領。那能得他不叛去。

奕太學就恒出班問云。蒙大宗師開發許時。昔門生

華。茫無入門。從何處下手。先生曰。本監講學兩月。無日不示諸友以入門。無日不教諸友以下手。本監只有一路引人。別沒第二條路。初次講學。便叫諸友明善誠身。豈明誠之外。別有門路可走。後恐諸友無下手處。故對諸友說出明善四禁語。亦謂之性善四墻面。是明明指與下手功夫。而諸友不即體認親切。乃猶向本監問入門下手處。可見未嘗精進也。要知此正是引諸友直覷本體。除此一法外。都是功夫。蓋欲諸友從此四禁中。將胸中所有。眼中所有。口頭所有。

一切都逼塞到沒可通氣處。自然親見本體。到得那時。不是手舞足蹈。生惡可已。則是痛哭流涕。自悔從前虛度光陰。何愁聖賢不立刻就成。故學者只怕不理會到此。出戶便成膠漆。若是理會過來。一言半句。立見咽喉。即如本監日昨。見胡秀巖館師。師云。子以明善教人。拈出繼之者善絕妙。蓋以繼字。是天人相續不斷處。所以把成之者性。到放在下邊。諸友只看此兩句話。豈是不透過關來的人。說得到的。夫維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所謂有物有則也。天的事。到

此便完畢了。友試看有物必有則豈則有不善也[illegible]此天命。以爲秉彛便是人事。所以云繼之者善。繼者繼天之賦稟而生。此時渾是一團天心。那有不善。是之謂天則。這正是天人初判。形氣肇舉之時。繼此以往。遂成物性。所以曰成之者性。足知夫子繫易至此。已明明說出性善二字。孟子覷到這裡。故直以性善教人。一生只曰善。既在性先。怎麼孟子又把善放在性字後。先生曰。夫子是從未成性先。次第疏明。孟子是從既成性後。一語斷定。

馬太學逢阜請曰。蒙師直指人性。本來至善。可謂接引後學。切且近矣。然竊見人家孩子。可稱童心未喪。然有生下便純粹和易者。亦有生下便剛狠暴戾者。這又是如何說。先生曰。得賢此問。最好發明。凡人未成童以前。有幾種名色。未出胞胎。是曰嬰兒。纔出胞胎。名曰赤子。彌月之後。則曰繈褓。七歲以上。則曰孩提。向後則稍長矣。未出胞胎以前。純是天命本體。其所謂性。乃是天命之性。在赤子時。此性未漓。故大人者。不失此時面目。從此以後。都是氣質之性用事。故

或地道之有剛柔貽教之有善不善只是不知說話不知嗜欲以前一步氣習漸染他不得一知說話一知嗜欲以後一步天命自主張不得故有一地道所生而剛柔各不相同一父母所生而善惡各不相掩者皆氣質之偏也然要曉得天命之性就在氣質之性中所以有小時了了而大未必佳者亦有小時未必佳而大能了了者則又氣質勝而傷其本來與消磨變化其氣質而復還本來之故也究竟豈有不善之性哉

五月初十日陞監寒暑往來乘乎氣陰陽消長因乎時惟仲尼能上律天時所以為聖之時學者不能與時偕行終是明善不勇日今一陰生于午半諸友正好從此刻着眼夫天地間有陰便有陽故易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千古聖賢必欲扶陽抑陰者何也蓋以陽主剛剛毎難進而易退陰主柔柔毎易進而難退故曰一陰一陽者道之體扶陽抑陰者道之用雖然吾人一身陽氣少而陰氣多卽以一日論應事接物其氣用陽燕私病處其氣用陰畢竟一日之內

應事接物之時少而燕私寧處之時多即以應接論明月張膽無少顧忌其氣用陽戶耳應接內念周旋其氣用陰畢竟應接之時明目張膽之意少內念周旋之意多若是出應同人不須偷意想爲瞻顧燕私寧處依然對廣衆于大庭豈有不陽氣克周者所以君子貴扶抑也

一生出問昨西廂月試望之儼然題生等雖作過了畢竟題理未透先生曰君子如夜光之珠置于杲日之下精采時現五色畢呈究竟珠光何嘗界變由他

寶光內備。精氣湛滿。又在陽明炳煥之下。人之目光。
爲彼所奪。只覺得一時一樣。而究竟珠光。未曾有意
要變也。雖然。惟君子爲能變。何也。不變不化。不化不
爲至誠。故由致曲以至明動。方能趨變以幾于化。易
曰。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夫子見老子而贊其猶龍。也
只看到他變化莫測處。故曰。惟君子爲能變。然要曉
得三變中。和藹之氣少。嚴毅之氣多。望之儼然。不可
犯也。聽言則厲。不可干也。即之也溫。雖是藹然可親。
卻不是爽然可狎。詩稱赫咺。曾氏子註爲威儀。于思

子曰。威儀三千。孔子曰。不重則不威。可見真正理學陶朮有不威重者。但不猛耳。若在未嘗學問之人。不是放蕩于禮法之外。則是流連于情欲之中。豈能變與動俱動。與誠乎也哉。蓋爲源頭明得不清。故有此弊耳。看到此。愈不可不明善。

十五日陞臨。一向與諸友說功夫。每言本體二字。必須諸友自悟自證。到得今日。亦不得不與諸友通個消息。夫子云。道不遠人。又曰。民可使由之。又曰。一以貫之。子思子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

以能行。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不下帶而道存焉。皆指本體說。須知今日彝倫堂上。穿衣喫飯。揮扇迎風。無處不是。以至從古帝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裏百姓。日用飲食。與知與能。亦無一處不是。所以曰。堯舜與共雖。同是一箇。聰明天縱。與愚賤凡夫。無有兩種。見得到此。方是明善。方能誠身。若使不然。除却知寒暑的。則汗流夾背。不能揮扇而引清風。雪滿庭階。何以擁爐而迎煖氣。草木不惡暑。何以從旱魃而焦枯。鳥獸不知寒。何以生

軟毹細毛而自温煖。可知天地之性。即人之性。人之性、即物之性、我能見及于此。故能與天地參。知化育本矣、一生云、中和位育。不離一獨、先生曰。即今中和位育且不問。且問吾友如何喚作獨。生指隱微見顯。不覩不聞等語。先生曰。莫見莫顯。不覩不聞。以至潛伏孔昭。無聲無臭。是子思子之獨。吾友今日。且把自家之所謂獨。指點出來看。生乃自陳平素曰。某在江南。常領禪家學問。一日有病。遂學禪家空諸所有。但有一念起、隨起隨空。以至于空所空之一念。都空了。

後來病遂少愈。先生曰。我遂知子從事于此來。去得一身病。却害一心病。愈得子以前不空之病。却添了一空病。要知隨念起。即隨念空。自下牀洗面以後。到上牀就寢之時。敢怕此念到不有百千個起頭。子却有百千箇空法。到得此邊空。彼邊又起。先念空。後念隨起。此原憲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曰。可以為難矣。故知子之空。是欲將這彝倫堂中。上至梁棟。下至甎石。中至棹椅器具人我。都拆卸得乾乾淨淨。完他箇空地。本監只是這彝倫堂中。上下棟梁甎石。中間

器具人物。來者來、去者去。全不見礙了這堂中椅子。以至這彝倫堂。亦不曾礙了這天地椅子。纔是中和位育的本體。纔是未發時氣象。纔是聖賢夫婦。萬善同歸之大原。

二十五日陞監。本監講學。已經三月、所欲言者已言。所當說者盡說。中間若有中人以上的、便能于本監言外會意。舉一反三。何得到今。尚無有通箇消息者。夫子當日。只為及門、都在言句上求。所以一旦欲無言。本監今日。亦深悔前此之言。太覺多事。諸友亦肯

于言外求本監否。亦肯于言外自求否。吳生就恒。出
班曰。某親見了前日之所謂獨。先生曰。旣親見了。何
不呈來我看。吳生曰。覺得逐逐法法都是。先生只。不
是不是。吳生曰。怎麼不是。先生曰。這都是人說得到
的。馬生逢阜進曰。宗師豎論崇高。諸生不能領略。莫
若講得一部書。俾上根者。可以于言下了然。下根者。
亦有俾于制舉子業。先生曰。這也不妨。包生道隆。出
問吾道一以貫之章。先生曰。這書。前日已爲諸友講
過。友比時尚未來。今不妨爲友再作理會。人只知從

既唯以後看參。不知夫子却在未唯以前看參。人只知參在既呼以後。識得夫子。却不知參在未呼以前摸索夫子。夫子如看岐路人。認不着時。指他一直去。曾子却如迷途裡。一經指引。脫手便行。此段風光。除是夫子知道。曾子知道。門生那裡知道。所以不能了然。曾子到此。若要引他入玄奧處。便成膠柱。却將忠恕二字。平實指點。聖賢立言。各不粘縛。若說末句即是首句。管教隔靴搔癢。一生出問顏淵喟然嘆。先生曰。此章書。久爲附會其說者所埋沒。附會者曰。此是

悟後光景。仰鑽瞻忽。極力形容其妙。欲從末由。在機不由已之時。却不知此是孔顏相隔一間處。仰鑽瞻忽。有夫子在。所以說到循循善誘。兩個我字。幾乎露出本來。却又爲博約者。提掇將去。故做到不能歇手時。才力既竭。而第成卓立如有耳。要知孔顏別處。只將立則見其參于前二句。對看如有所立句。將從心所欲不踰矩句。對看欲從末由句。便知道夫子所云。顏氏子其庶幾乎。一生出悶。朝聞道夕死可。還是可以死否。先生曰。須要看得朝字妙。吾人何刻不是此

朝。何刻不可聞道。不知苦過了多少不能聞道之朝。方有此一朝之聞道。一生曰。即如所謂一旦豁然貫通也。先生曰。一旦豁然。是自巳胸中悟出。此所謂聞。則隨天地間。莫非供我領會者也。會得此者。則于子貢之所謂可得而聞。不可得聞。都是性天中。最親切話。此處不能了了。何以夫子欲無言。子貢求何述。夫子不與他纏擾。而却脫空道出箇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天何言哉。其所爲聞。豈淺淺也。知此。則知夫子之所爲耳順矣。故爲諸友轉一語曰。朝聞道。可不

死矣。非執定聞道之人。脫不了死。正見得聞道之人。死他不了耳。

八月十五日陞監先生即座。賦詩曰。一輪明月上梧桐。秋色平分樹影重。但使一枝無掛礙。自能萬里見長空。萬里長空。一枝無礙。都拈向一邊。請問諸友。如何是當人之身。一輪明月。若使此月自能湧出。則浮雲片翳。纖細不留。假使若留。都散作一派月華。裝點秋空景致。不則徧天地間。都成蕭索。豈能靜夜發光。還有能自呈者否。能無有自呈者。少不得與諸友強

潸矣。此段功夫。只須在純陰冈結之外。微陽未與之先。自識天心。单提正令。使一點微陽。從羣陰閉塞中。劈空迸出。猶恐保任不力。反爲不火電光。此所以曰。欲識孤陽真面目。應觀動靜未分前。如曰。無方無體。早見他步影似。若謂我早巳知之。只此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大好似痴人前說夢。諸友念之。

十一月十六日陞監。張太學三省。講費隱章畢。先生曰此書有兩般解說。一者爲發明聖賢宗旨。一者爲訓詁經生舉業。若就舉業家言。則當暢明費隱之旨。

從前說向後去。若作宗旨邊說。則當深究造端之義。從後拈向前來。夫婦者何。一陰一陽之體也。天地者何。一陰一陽之象也。象懸于天地。體備于人倫。夫婦缺一。則爲孤陰孤陽。便不能成人道。試看開闢之後。億人兆人。從一而生。由男女之媾精。方開方闢之初。此一人者。從何處生。則知億兆人。稟一人之精氣。此一人者。稟天地之精氣。故曰。天地爲一大父母。夫婦全備其理。天地顯藏其用。自我有生。以及飛潛動植。無一不本陰陽氣化而正性命。我欲正其性命。則物

物莫不欲各正其性命。以此實實體備于巳。自然不傷殘物性。不違拂物情。而使物物各安其正命。所以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造端之旨也。盡天地間是箇太和元氣。流行充滿。豈非此道之有以察乎天地耶。只看詩之咏鳶魚者。極之戾天躍淵。明明寫出箇察乎天地的樣子。怎麼見得。鳶之能戾。魚之能躍。鳶魚之氣體也。鳶之戾能至天。魚之躍能至淵。非淵魚之氣體也。乃天地陰陽之氣也。天地者。又一陰一陽之氣也。可見這箇道理。若說不在現前。愚夫愚婦可以

與知與能。若說現前可以摸索得着。就此與知與能者。推及其至。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豈特聖人。連天地也做不得主。假使天地能自作主。何以人猶有憾。方顯得斯道之妙。誠在天地陰陽未判以前。惟君子一眼覷破。所以語大則天下莫能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也。須知此段書。原是實實指點斯道親切不傳之秘。伏羲見到這裡。所以劈空畫出一畫。所謂陽也。一落在當人之身。便覺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盛而陽氣微矣。故君子之道。扶陽

以抑陰進陽而退陰。只看講學堂上。其一人專心致志。所謂陽也。其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此即陰也。由此推之。一日之內。自朝至暮。仔細檢點將來。畢竟是陽氣少。陰氣多。便曉得一點靈明。不容自昧。便曉得伏羲六十四卦。各各一陽一陰。太極未分以前。止此一陽。別無陰氣爲之對待。爲他陽動之極。陰氣乘之伏生。所以千古聖賢。謂陽爲中正。爲君子。陰爲邪慝。爲小人。止此一點純陽。爲萬善同然之極。爲萬善同歸之本。保此萬善之所同歸者。純一不

貳。故曰至誠。明善誠身。當體畢現。豈非察天察地。都從此處造端。所以文王繫易。直窺乾徙之體。夫子繫傳。直窺太極之用。周子觀易。直窮到聖人所不知所不能處。援筆疾書一〇。白淨圈子曰無極。只此無無之一字。便盡聖人所不知不能之秘。便殺一切聰明才辯之士。坐卧三五十年。如此逆推上去。是爲聖聖相傳之旨。至于經生舉業之說。則有可言者。尋常說話。謂此書重費不重隱。欲以費字破隱也。不知此書之旨。原就賢知之過者。窮到他至極處。使他再索不來。

以絕他索隱行怪之路。意蓋謂。賢知之人。以爲斯道原是隱的。遂極力去索。不知到這田地。任你蓋世聰明。絕代伎倆。一些也沒用處。徒苦精力推索上去。行出來。都是些怪事。良由他只曉得君子之道是極隱的。却不知道隱處原費得極。就天地間。形形色色。那一處不是斯道瀰滿。你如何索得將來。所以謂斯道在人倫日用間。却人倫日用間。收他不得。斯道在天地民物內。却天地民物內。摸索他不得。無人不在道中。却無人。可以窮道之妙。即使愚夫愚婦。亦可與知

與能。然就此與知與能中。推原到至極處。即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豈特聖人。即天地也自家作不得主。所以剛柔燥濕。各有宜忌。雨暘寒燠。不免愆期。惟君子看到這田地。見得這個物事。誠在包羅天地之外。要說他大。則大而無外。連天地都在包羅之中。要說他小。則小而無間。連纖芥都被他鑽透了。試看天地間。上至于天。下至于淵。便是全全一箇法象。而飛者戾天。躍者極淵。上上下下。莫非斯道之所克周瀰滿。隱惟到這裡。還索得去。索不去。君子一眼覷破此箇

道理除却一陰一陽別無體性此箇體性除却人倫日用別無當人本分內事只須在夫婦上做起以夫婦若一陰一陽之體性也祇此陰陽兩字體備在乎人身散見擴之天地天地以生物爲性夫婦以天地生物之心爲性任天地間飛潛動植夭喬品類無物不惡殺而好生無物之生理不從陰陽變變化化而性性命却打轉在我夫婦身上一看婦仰物物之性莫不如我夫夫婦婦一般所以盡自性而人物之性併盡人物盡而便能與天地參故曰及其至也察乎

于六。斯教朱子象賢曰隱不可索。惟大聖人。而明之。故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先生曰。此卽乾坤之用。乾知太始。故曰知來。坤作成物。故曰藏往。同此知竅。一點靈光。未落物交。如皎日當空。故曰神。一經照物。便與物交。現在物上。便不得爲神。故曰知。知者神也。明也。故曰陽也。藏者伏也。收也。故曰陰也。來者不可逆覩。惟陽明逆發。乃能炳燭幾先。此點陽明一經照徹。便將影事藏伏根底。藏之旣久。便是一團陰氣凝結閉固。連前所爲神而明者。都不得爲神。以此氣

固結深厚。以至日之所喜、夜夢猶生戀戀。日之所忌
夜夢猶生怖恐。便知有生之日。所固結者至死之以
猶爲他拈縛、故吾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也、乾曰資
生。生者陽氣潛通也。坤曰資始。始者陰氣凝結也。春
夏秋冬、四序循環之氣、地未受而天早蒸變之。此知
太始也、春夏之氣、已成既往。一切物所受春夏既往
之氣。盡藏于地。以爲來年春夏之所胚胎。此作成物
也、故曰。知太始者。知來也。作成物者。藏往也、豈本監
之臆說哉。張太學三省、有詩四章、內有語在陰陽未

判前之句。蓋須先生也。先生曰。此事切忌與聰明人說。何也。以聰明人。平日讀聖賢書。多所詳明。開口便要道着。及至拈出一問。直教有口難開。請看張友所吴之詩。非不體備風雅。理饒蘊籍。一眼看將去。直教登壇執牛耳。然本監恐其說理真。去理反遠。必須親驗過始得。賢友云。語在陰陽未判前。把本監平日所說過的。都掃却。把賢友平日所說得的。都拋却。本監開口一問。賢友隨口便荅。少落沉吟。便是陰陽判後。交戰胸中。問荅相應。如子呼參唯。方云函函相證。請

問賢友。如何是陰陽未判以前一句。張友徐徐曰。這想是說不出的。先生曰。既云說不出。何以又曰語在前乎。此之謂侗儱真儒也。吾友珍重。

附張太學三省詩

丁亥十月之望。侍胡夫子講學述言四首

虎座春風普四筵。莘莘徒友各森然。心期富貴從游外。語在陰陽未判先。讀易自知時合聖。觀圖誰謂我非天。細思意必都忘處。退省能無愧習傳。

純陰十月數將窮。難說微陽不在中。未解靜希從子

半。莫看花色向春紅。焚香可對天人語。闇筆皆全性命功。聞道去矜良未易。敢云消息我能通。

無極還居太極初。日爲太極便非虛。陰陽不悟從來理。神聖空勞再著書。嗜欲可言皆是道。功名有立亦成餘。無端二氏休相混。強把圓通作悟歟。

瓶建良知闡未曾。吾師一語水融冰。良無如善誠相印。知即爲明擇可承。寧賴紫陽開秘鎖。偶從陸子發槁縢。還期寔證中庸義。臣子能兮弟友能。

先生冬至和前韻四首

喜無意見雜經筵。話到源頭亦悄然。萬善不迷千慮後。孤陽常在衆陰先。漫推玄與爲賢聖。笑指文章是性天。得力不須求退省。知能總處是薪傳。

萬物嚴寒歲欲窮。到頭消息有無中。春回午夜千門曉。日捧天閶八表紅。一物靜觀皆萬象。百昌榮暢見全功。莫言此際陽偏稺。早向羣陰暗裏通。

君言無極是皇初。極到無時早已虛。玅悟強存些箇理。屢空寧滯數行書。江天頻喜堪留戀。風月誰能惜有餘。不跡圓通最巔頂。肯從吾黨賦歸歟。

姚江欲溯昔何曾。絕學堪傷似履氷。洗淨天光涵法象。掀翻窠臼是師承。舊湖有路垂金鎖。仲聯多才固鑰。此理若還談實證。聖人無復不知能